



續唐二體詩目錄卷第二

江邨 高士奇 竹窻

五言古體詩九十七首

顧况三首 韋應物七首

劉長卿五首 錢起四首

盧綸三首 韓翃一首

耿湜一首 李益四首

于鵠二首 長孫佐輔一首

權德輿一首 白居易九首

元稹三首 劉禹錫三首

姚合二首 韓愈九首



柳宗元七首
王建一首
張籍三首
孟郊六首
賈島四首

續唐三體詩錄目卷第一終

續唐三體詩卷第二

江邨 高士奇 竹窻 選

五言古體詩

顧况

舊唐書云况蘇州人能爲歌詩性恢諧雖王公之貴與之交者必戲侮之柳渾李泌輔政自謂知已秉樞要當得達官久之方遷著作郎况心不樂求歸於吳而班列羣官咸有侮玩之目皆惡嫉之及泌卒不哭而有調笑之言爲憲司所劾貶饒州司戶子非熊登進士第紀事云字逋翁至德進士謫官後居於

茅山以壽終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
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
及最爲快也其爲人類其詞章云 又云况
嘗工小筆求知心亭監人詰之曰余要貌海
中山耳仍辟畫省王默爲副任職半年落筆
有奇趣 本事詩云况嘗與三詩友遊於苑
中坐流水上得大梧葉上有詩云一入深宮
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况
明日於上游亦題詩葉上放於波中詩曰花
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
東流水葉上題詩欲寄誰後十餘日有人於

苑中尋春又於葉上得詩以示况詩曰一葉
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
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

棄婦詞

古人雖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辭君欲何去
本家零落盡慟哭來時路憶昔未嫁君聞君甚周旋
及與同結髮值君適幽燕孤魂託飛鳥兩眼如流泉
流泉咽不燥萬里關山道及至見君歸君歸妾已老
物情棄衰歇新寵方妍好拭淚出故房傷心劇秋草
妾已憔悴捐羞將舊物還餘生欲有寄誰肯相留連
空牀對虛牖不覺塵埃厚寒水落芙蓉秋風墮楊柳

記得初嫁君小姑始扶牀今日君棄妾小姑如妾長
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

華山西岡遊贈隱克叟

羣峯鬱初霽潑黛若鬟沐天風鼓豁呀搖撼千灌木
木葉微墮黃石泉淨停綠危磴蘿薜率迴步入幽谷
我心寄青霞世事慚蒼鹿遂令巢許輩於焉謝塵俗
想是悠悠雲可契去留躅

贈別崔十三長宮

真玉燒不熱寶劍拗不折欲別崔俠心崔俠心如鐵
復如金剛鑽無有功不徹仍於直道中行事不詆訐
崔俠兩兄弟垂範繼芳烈相識三十年致書字不滅

我來宣城郡飲水仰清潔藹藹北阜松峩峩南山雪
顧生歸山去知作幾年別

韋應物

紀事云應物周逍遙公夔之後其詩言天寶
時扈從遊幸事疑爲三衛肅代時歷雒陽丞
鄆縣令由比部員外郎出刺滁州又刺江州
改左司郎中貞元初歷蘇州罷守寓蘇臺永
定精舍又云應物性高潔所在焚香掃地而
坐惟顧况劉長卿丘丹秦系皎然之儔得廁
賓客與之酬唱樂天吳郡詩石記獨書兵衛
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劉太真與韋書云顧著

作來以足下郡齋讌集相示是何情致暢茂
道逸如此宋齊間沈謝何始精於理意然緣
情體物備詩人之旨後之傳者甚失其源惟
足下制其橫流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於足下
之文見之矣 樂天與元九書云近歲韋蘇
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典諷其五言詩又高
雅閒淡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
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
然後貴之

幽居

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外物牽遂此幽居情

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雀繞舍鳴
時與道人偶或隨樵者行自當安蹇劣誰謂薄世榮

劉辰翁云古調本色微雨一聯似亦以癡得之也 歲寒堂詩話云韋蘇州詩韻高而氣清王右丞詩格老而味長雖稱五言之宗匠然互有得失不無優劣以體韻觀之右丞詩格老而味遠不逮蘇州至於詞不迫切而味甚長雖韋蘇州亦不可及也 臨漢詩話云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詩相稱然皆非應物之比也 麓堂詩話云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韋應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則過於精刻世稱陶韋又稱韋柳特擊言之惟謂學陶者須自韋柳而入乃為正耳

効淵明體

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
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

周少隱竹坡詩話云古今詩人多喜效淵明體者如和陶詩非不多但使淵明魏其雄麗耳此詩非惟語似而意亦大似蓋意到而語隨之也

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

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
煩痾近消散。嘉賓復滿堂。自慙居處崇。未覩斯民康。
理會是非遣。性達形迹忘。鮮肥屬時禁。蔬果幸見嘗。
俯飲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歡體自輕。意欲凌風翔。
吳中盛文史。羣彥今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疆。

逢楊開府

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
朝提檇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
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
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
兩府始收迹。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惇嫠。

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坐客何由識。唯有故人知。

劉須溪云寫得奇怪。隊仗逼真。至以為不類。蘇州平生不知其沈着。轉換正在武皇升仙起興。能令讀者墮淚。又云收拾慘愴。自不在多。

聽嘉陵江水聲寄深上人

鑿崖泄奔湍。稱古神禹跡。夜喧山門店。獨宿不安席。
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

貽之道門舊。了此物我情。
韻語陽秋云。韋應物聽嘉陵江水聲云。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

雷轉空山鳴。贈李儋云。絲桐本異質。音響合自然。吾觀造化意。二物相因緣。一詩頗相類。然應物未曉所謂。非因非緣。亦非自然者。

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
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

容齋隨筆云。此篇高妙。超詣固不容誇說。而結句非語言思索可得。東坡依韻遠不及。劉須溪云。其詩自多。此景意及得意如此。亦少。許彥周詩話云。落

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東坡用其韻日寄語菴中人飛空本無迹此非才不逮
蓋絕唱不當和也東坡羅漢讚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此八字還許人再道否

對芳樹

迢迢芳園樹列映清池曲對此傷人心還如故時綠
風條灑餘靄露葉承新旭佳人不再攀下有往來躅

劉長卿

唐書云長卿字文房至德監察御史為轉運
使判官為吳仲孺誣奏貶潘州南巴尉會有
為辨之者除睦州司馬終隨州刺史 紀事
云長卿以詩馳聲上元寶應間皇甫湜云詩
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宋玉為老兵矣語未
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其名重

如此 高仲武云員外有吏幹而犯上兩度
遷謫皆自取之詩體不新奇甚能鍊飾大抵
十首已上語意稍同於落句尤甚此其短也
晁氏云詩雖窘於才而能鍛鍊權德輿嘗謂
為五言長城

上禮部李侍郎雜詠

幽琴

月色滿軒白琴聲宜夜闌颺颺青絲上靜聽松風寒
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向君投此曲所貴知音難

晚桃

四月深澗底桃花方欲然寧知地勢下遂使春風偏

此意頗堪惜無言誰為傳過時君未賞空媚幽林前
歲寒堂詩話云韋蘇州律詩似古劉隨州古詩似律大抵下李杜韓退之一等便不能兼隨州詩韻度不能如韋蘇州之高簡意味不能如王摩詰之清遠然其筆力豪瞻氣格老成則皆過之與杜子美並峙其得意處子美之匠亞也長城之目蓋不徒然

春鏡

寶鏡凌曙開含虛淨如水獨懸秦臺上萬象清光裏
豈慮高鑒偏但防流塵委不知娉婷色回照今何似

麓堂詩話云劉長卿集悽婉清切盡羈人怨士之思蓋其情性固然非但以遷謫故譬之琴有商調自成一格若柳子厚永州以前亦自有和平富麗之作豈盡為遷謫之音耶

舊井

舊井依舊城寒冰深洞徹下看百餘尺一鏡光不滅
素綆久未垂清泠尚含潔豈能無汲引長訝君恩絕

寒缸

向夕燈稍進空堂彌寂寞光寒對愁人時復一花落
但恐明見累何愁暗難託戀君秋夜永無使蘭膏薄

錢起

唐書曰起吳興人與郎士元齊名時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極元集曰字仲文天寶十載進士歷校書郎終考功郎中

過沈氏山居

雞鳴孤烟起靜者能卜築喬木出雲心閒門掩山腹
貧交喜相見把臂歡不足空林留宴言永日清耳目
泉聲冷樽俎荷氣香僮僕往往仙犬鳴樵人度深竹

酒酣出谷口。世網何羈束。始願今不從。區區折腰祿。
罷章陵。今山居。過中峯。道者。

丘壑趣如此。暮年始棲偃。賴遇無心雲。不笑歸來晚。
鳴鳩拂紅枝。初服傍清畎。昨日山僧來。猶嫌嘉遁淺。
託君紫陽家。路滅心更遠。梯雲創其居。抱犢上絕巘。
杏田溪一曲。霞境峯幾轉。石路挂飛泉。謝公應在眼。
願言攜手去。採藥長不返。
清疑當作青
託疑當作訪

贈栢巖老人

日與麋鹿羣。賢哉買山叟。龐眉忽相見。避世一何久。
林棲古岸曲。野事佳春後。瓠葉覆荆扉。栗苞垂甕牖。
獨歌還獨酌。不耕亦不耦。磽田隔雲溪。多雨長稂莠。

煙霞得情性。身世同芻狗。寄謝營道人。天真此翁有。

東臯早春寄郎四校書

祿微賴學稼。歲起歸衡茅。窮達戀明主。耕桑亦近郊。
夜來霽山雪。陽氣動林梢。蘭蕙暖初吐。春鳩鳴欲巢。
蓬萊時入夢。知子憶貧交。

盧綸

新唐書云。綸。河中蒲人。避天寶亂。客鄱陽。大曆初。數舉進士。不第。元載取綸文。以進。補闕。鄉尉。累遷。監察御史。輒稱疾去。渾瑊鎮河中。辟元帥判官。累遷戶部郎中。嘗朝京師。是時。舅韋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見禁中。帝有

所作輒使賡和異日問渠牟盧綸何在答曰
綸從渾城在河中驛召之會卒憲宗詔中書
舍人張仲素訪集遺文文宗尤愛其詩問宰
相綸文章幾何亦有子否李德裕對綸四子
皆擢進士第在臺閣帝遣中人悉索家笥得
詩五百篇以聞

奉陪侍中遊石筍溪十二韻

朝日望靈山中溪浩紛錯圖書無舊記
鯨禹應新鑿雙壁瀉天河一峯吐蓮萼
潭心亂雪卷巖腹繁珠落彩蛤攢錦囊
芳蘿嫋花索猿羣曝陽嶺龍穴腥陰壑
靜得漁者言閒聞洞仙博欹松倚朱幃
廣石屯油幕

國泰事留侯山春從康樂間關殊狀鳥
爛熳無名藥欲驗少君方還吟大隱作
旌幢不可駐古塞新沙漠

與張擢對酌

張翁對盧叟一榼山村酒傾酒請予歌
忽蒙張翁呵呵子官非屈曲有怨詞多
歌罷謝張翁所思殊不同予悲方爲老
君責一何空會看樂官錄向是悲翁曲
張老聞此詞汪汪淚盈目盧叟醉言麤
一杯凡數呼迴頭顧張老敢欲戲爲儒

韓翃

新唐書云翃字君平南陽人全唐詩話云
侯希逸鎮淄青翃爲從事罷府閒居十年李

勉鎮葵門辟爲幕屬時已遲暮不得意多家
居一日夜將半客叩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
郎中知制誥翊愕然曰誤矣客曰郎報制誥
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又請之曰與韓翊時
有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
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
暮漢宮傳蠟燭青烟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
此韓翊客曰此員外詩耶翊曰是也是不誤
時建中初也 紀事云世傳翊有寵姬柳氏
翊成名從辟淄青置之都下數歲寄詩曰章
臺柳顏色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

應攀折他人手柳答曰楊柳枝芳非節可恨
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
堪折後果爲番將沙比利所劫翊會入中書
道逢之謂永訣矣是日臨淄大校置酒疑翊
不樂具告之有虞侯將許俊以義烈自許卽
詐取得之以授韓希逸聞之曰似我往日所
爲也俊復能之

贈別崔司直赴江東兼簡常州獨孤使君
愛君青袍色芳草能相似官重法家流名高墨曹吏
春衣淮上宿美酒江邊醉楚酪沃雕胡湘羹糝香餌
前朝山水國舊日風流地蘇山逐青驄江家驅白鼻

右軍尚少年三領東方騎亦過小丹陽應知百城貴

耿 漳

紀事云寶應中進士為左拾遺詩有家貧僮僕慢官罷友朋疎世多傳之 圓至三體詩法注云寶應一年洪源榜進士

過王山人舊居

故宅春山中來逢夕陽入汲少井味變門稀戶樞澀樹朽鳥不栖階閑雲自濕先生何處去惆悵空獨立

李 益

舊唐書云益字君虞姑臧人肅宗朝登進士第長為歌詩每作一篇為教坊樂人以賂求

取唱為供奉歌辭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畫為屏障然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有散灰扃戶之譚聞於時故時謂妒癡以是久之不調而流輩皆居顯位益不得意北遊河朔幽州劉濟辟為從事嘗與濟詩有不上望京樓之句憲宗雅聞其名自河北召還用為祕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地多所凌忽為眾不容諫官舉其幽州詩句降居散秩俄復用屢遷至右散騎常侍太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

雜曲

妾本蠶家女。不識貴門儀。藁砧持玉斧。交結五陵兒。
十日或一見。九日在路岐。人生此夫婿。富貴欲何爲。
楊柳徒可折。南山不可移。婦人貴結髮。寧有再嫁資。
嫁女莫望高。女心願所宜。寧從賤相守。不願貴相離。
藍葉鬱重重。藍花若榴色。少女歸少年。光華自相得。
誰言配君子。以奉百年身。有義卽夫婿。無義還他人。
愛如寒爐火。棄若秋風扇。山嶽起面前。相看不相見。
丈夫非小兒。何用強相知。不見朝生菌。易成還易衰。
征客欲臨路。居人還出門。北風河梁上。四野愁雲繁。
豈不戀我家。夫婿多感恩。前程有日月。勳績在河源。
少婦馬前立。請君聽一言。春至草亦生。誰能無別情。

飲馬歌

殷勤展心素。見新莫忘故。遙望孟門山。殷勤報君子。
旣爲隨陽雁。勿學西流水。嘗聞生別離。悲莫悲於此。
同器不同榮。堂下卽千里。與君貧賤交。何異萍上水。
託身天使然。同生復同死。

入華山訪隱者經仙人石壇

百馬飲一泉。一馬爭上游。一馬噴成泥。百馬飲濁流。
上有滄浪客。對之空歎息。自顧纓上塵。徘徊終日夕。
爲問泉上翁。何時見砂石。

三考西岳下。官曹少休沐。久負青山諾。今還獲所欲。
常聞玉清洞。金簡受元籙。夙駕昇天行。雲霞恣遊宿。

平明矯輕策。捫石入空曲。仙人古石壇。苔遶青瑤局。
陽桂凌煙紫。陰蘿冒水綠。隔世聞丹經。懸泉注明玉。
前驚羽人會。白日天居肅。問我將致辭。笑之自相目。
竦身雲遂起。仰見雙白鵠。墮其一紙書。文字類鳥足。
視之了不識。三返又三復。歸來問方士。舉世莫解讀。
何必若蜉蝣。然後爲跼促。鄙哉宦遊子。身志俱降辱。
再往不及期。勞歌叩山木。

自朔方還與鄭式瞻崔稱鄭子周岑贊同
會法雲寺三門避暑

予本疎放士。竭來非外矯。誤落邊塵中。愛山見山少。
始投清涼宇。門值烟岫表。參差互明滅。彩翠竟昏曉。

泠泠遠風來。過此羣木杪。英英二二三。彥襟曠去煩。撓
游川出潛魚。息陰倦飛鳥。徇物不可窮。惟於此心了。

于鵠

紀事云大曆貞元間詩人也爲諸府從事居
江湖間有卜居溪陽及荆南陪樊尚書賞花
詩其自述曰三十無名客空山獨臥秋豈以
詩窮者耶

過凌霄洞天謁張先生

戢戢亂峯裏。一峯獨凌天。下看如尖高。上有十里泉。
至人愛幽深。一住五十年。懸犢到其上。乘春耕藥田。
衣食不下求。乃是雲中仙。山僧獨知處。相引衝碧烟。

斷崖晝昏黑。槎泉橫雙椽。面壁攀石稜。養力不敢前。
累歇日已沒。始到茅堂邊。見客不問誰。禮質無周旋。
醉臥枕欹樹。坐寒展青氍。折松掃藜牀。秋果顏色鮮。
白犬舐客衣。驚走聞腥羶。乃知軒冕徒。空比雲壑眠。
入白芝溪尋黃尊師

觸煙入溪口。岸岸唯桎櫟。其中盡碧流。十里不通屐。
出林山始轉。絕徑緣峭壁。把藤借行勢。側足憑石脈。
顛牙斷行處。光滑猿猱跡。忽然風景異。乃到神仙宅。
天晴茅屋頭。殘雪蒸氣白。隔牕梳髮聲。久立聞吹幘。
抱琴出門來。不顧人間客。山院不灑掃。四時自虛寂。
落葉埋長松。出地纔數尺。曾讀上清經。知注長生籍。

願示不死方。何山有瓊液。

長孫佐輔

佐輔德宗時人弟公輔爲吉州刺史佐輔往
依焉

山行書事

日落風颭颭。驅車行遠郊。中心有所悲。古墓穿黃茅。
茅中狐兔窠。四面烏鳶巢。鬼火時獨出。人烟不相交。
行行近破村。一徑欹還坳。迎霜聽蟋蟀。向月看蠨蛸。
翁喜客來坐。客來羞厨庖。濁醪誇潑螳。時果仍新苞。
相勸對寒燈。呼兒蕪枯樵。雅朴頗近古。其言無斗筲。
憂歡世上并。歲月途中拋。誰知問津客。空作揚雄嘲。

樵字出韻
疑當作梢

權德輿

舊唐書云德輿字載之天水略陽人生四歲能屬詩十五爲文數百篇編爲童蒙集名聲日大試校書郎再遷監察御史德宗雅聞其名徵爲起居舍人兼知制誥轉遷中書舍人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禮部貢舉凡三歲掌貢士號爲得人坐郎吏誤用官闕改太子賓客後爲吏禮二部尚書平章事與李藩同作相及李吉甫自淮南詔徵未一年上又繼用李絳吉甫絳議政頗有異同德輿不敢有

所輕重坐是罷爲本官東都留守十一年出鎮興元十三年八月有疾詔許歸闕道卒年六十贈左僕射謚曰文

與沈十九拾遺同遊栖霞寺上方夜於亮上人院會宿

攝山標勝絕暇日諧想矚縈紆松路深繚繞雲巖曲重樓回樹杪古像鑿山腹人遠水木清地深蘭桂馥層臺聳金碧絕頂摩淨綠下界誠可悲南朝紛在目焚香入古殿待月出深竹稍覺天籟清自傷人世促宗雷此相遇偃放隨所欲清論月輪低閒吟茗花熟一生如土梗萬慮相桎梏永願事潛師窮年此棲宿

白居易

新唐書云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徙下邳居易敏悟絕人工文章貞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元和中召入翰林拜左贊善是時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宰相嫌其出位不悅俄有言居易母墮井死而居易賦新井篇言浮華無實行出爲州刺史追貶江州司馬旣失志能順適所遇託浮屠生死說若忘形骸者久之徙忠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知制誥遷爲杭州刺史久之以左庶子分司東都復拜蘇州刺史

病免文宗立以祕書監召太和初二李黨事興險利乘之更相奪移進退毀譽若旦暮然楊虞卿與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閔居易惡緣黨人升乃移病還東都除太子賓客分司踰年卽拜河南尹改少傅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之傳暮節惑浮屠道尤甚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等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繪爲九老圖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頗以規

諷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數千篇當時
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
其僞者相輒能辨之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
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九歲暗識聲律
其篤於文章蓋天稟然也 元稹長慶集敘
云楊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余雜詩賣於
市肆之中又云余嘗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
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
微之詩固亦不知余之爲微之也 居易與
元稹書云聞親友閒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
僕私試賦判傳爲準的其餘詩句往往在人

口中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
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
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
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
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樂娛他賓諸妓見僕
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
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
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
士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
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 墨客揮
犀云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

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不復集故唐末之弊
至於俚 全唐詩話云樂天未冠以文謁顧
况况覩姓名熟視曰長安米貴居大不易乃
捲卷讀其芳草詩至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
生歎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前言戲
之耳 樂天柳枝詞云一樹春風萬萬枝嫩
於金色軟於絲永豐東角荒園裏盡日無人
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帝問永豐在
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命取永豐柳兩枝植
於禁中白感上知又爲詩云一樹衰殘委泥
土雙枝移種植天庭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

光中見兩星雒下文士無不繼作 居易卒
宣宗以詩弔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
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爲字樂
天童子解吟長恨曲吳兒能唱琵琶篇文章
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答友問

大圭廉不割利劍用不缺當其斬馬時良玉不如鐵
置鐵在洪爐鐵消易如雪良玉同其中三日燒不熱
君疑才與德詠此知優劣

問友

種蘭不種艾蘭生艾亦生根荻相交長莖葉相附榮

香莖與臭葉日夜俱長大鋤艾恐傷蘭澆蘭恐滋艾
蘭亦未能澆艾亦未能除沈吟意不決問君欲何如

歲寒堂詩話云某言白少傅詩格卑雖誠有之然亦不可不察也元白張籍詩皆自淘泥中出專以道得人心中心事為工本不應格卑但其詞傷於太煩蕪意傷於太盡遂成冗長卑陋爾比之盧仝韓偓俳優之詞號為格卑則有間矣若收斂其詞而少加含蓄其意味豈復可及也蘇端明子瞻喜之獨甚良有由然皮日休曰天下皆汲汲樂天獨恬然天下皆悶悶樂天獨捨旃仕若不得志為可龜鑒焉此語得之

新製布裘

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為裘有餘溫
朝擁坐至暮夜覆眠達晨誰知嚴冬月支體暖如春
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
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

詠慵

有官慵不選有田慵不農屋穿慵不葺衣裂慵不縫
有酒慵不酌無異樽長空有琴慵不彈亦與無弦同
家人告飯盡欲炊慵不舂親朋寄書至欲讀慵開封
嘗聞嵇叔夜一生在慵中彈琴復鍛鍊比我未為慵

遊悟真寺詩

元和九年秋八月月上弦我遊悟真寺寺在王順山
去山四五里先聞水潺湲自茲捨車馬始步藍溪灣
手拄青竹杖足蹋白石灘漸怪耳目曠不聞人世喧
山下望山上初疑不可攀誰知中有路盤折通巖巔
一息幡竿下再休石龕邊龕間長丈餘門戶無扃關
仰窺不見人石髮垂若鬢驚出白蝙蝠雙飛何翩翩

回首寺門望青崖。夾朱軒如壁。山腹開置寺於其間。
入門無平地。地窄虛空寬。房廊與臺殿。高下隨峯巒。
巖壑無撮土。樹木多瘦堅。根株抱石長。屈曲蟲虵蟠。
松桂亂無行。四時鬱芊芊。枝梢嫋青翠。韻若風中絃。
日月光不透。綠陰相交延。幽鳥時一聲。聞之似寒蟬。
首憩賓位亭。就坐未及安。須臾開北戶。萬里明豁然。
拂簷虹霏微。遶棟雲回旋。赤日間白雨。陰晴同一川。
野綠簇草樹。眼界吞秦原。渭水細不見。漢陵小於拳。
却顧來時路。縈紆映朱欄。歷歷上山人。一一遙可觀。
前對多寶塔。風鐸鳴四端。藥櫺與戶牖。恰恰金碧繁。
云昔伽葉佛。此地坐涅槃。至今鐵鉢在。當底手跡穿。

西開玉像殿。白佛森比肩。抖擻塵埃衣。禮拜冰雪顏。
疊霜爲袈裟。貫電爲華鬘。遍觀疑鬼功。其跡非雕鐫。
次登觀音堂。未到聞梅檀。上堦脫雙履。斂足升瑤筵。
六楹排玉鏡。四座敷金鈿。黑夜自光明。不待燈燭然。
衆寶互低昂。碧珮珊瑚幡。風來似天樂。相觸聲珊珊。
白珠垂露凝。赤珠滴血殷。點綴佛髻上。合爲七寶冠。
雙瓶白琉璃。色若秋水寒。隔瓶見舍利。圓轉如金丹。
玉笛何代物。天人施祇園。吹如秋鶴聲。可以降靈仙。
是時秋方中。三五月正圓。寶堂豁三門。金魄當其前。
月與寶相射。晶光爭鮮妍。照人心骨冷。竟夕不欲眠。
曉尋南塔路。亂竹低嬋娟。林幽不逢人。寒蝶飛翩翩。

山果不識名離離夾道蕃足以療饑乏摘嘗味甘酸
道南藍谷神紫傘白紙錢若歲有水旱詔使修蘋蘩
以地清淨故獻奠無輦輶危石疊四五巒嵬欹且列
造物者何意堆在巖東偏冷滑無人跡苔點如花牋
我來登上頭下臨不測淵目眩手足掉不敢低頭看
風從石下生薄人而上搏衣服似羽翮開張欲飛騫
巉巉三面峯峯尖刀劍攢悠悠白雲過決開露青天
西北日落時夕暉紅團團千里翠屏外走下丹砂丸
東南月上時夜氣清漫漫百丈碧潭底寫出黃金盤
藍水色似藍日夜長潺潺周迴繞山轉下視如青環
或鋪爲慢流或激爲奔湍泓澄最深處浮出蛟龍涎

側身入其中懸磴猶險艱捫蘿躡高木下逐飲澗溪
雪迸起白鷺錦跳驚紅鱸歇定方盥漱濯去支體煩
淺深皆洞澈可照腦與肝但愛清見底欲尋不知源
東崖饒怪石積發蒼琅玕溫潤發於外其間韞璵璠
卞和死已久良玉多棄捐或時洩光彩夜雨星月連
中頂最高峯拄天青玉竿颯颯上不得豈我能攀援
上有白蓮池紫葩覆清瀾聞名不可到處所非人寰
又有一片石大如方尺輒插在半壁上其下萬仞懸
云有過去師坐得無生禪號爲定心石長老世所傳
却上謁仙祠蔓草生綿綿昔聞王氏子羽化升上京
其西曬藥臺猶對芝木田時復明月夜上聞黃鶴言

迴尋畫龍堂。一叟鬚髮斑。想見聽法時。歡喜禮印壇。
復歸泉窟下。化作龍蜿蜒。階前石孔在。欲雨生白烟。
往有寫經僧。身靜心精專。感彼雲外鶴。羣飛千翩翩。
來添硯中水。去吸巖下泉。一日三往復。時節長不憊。
經成號聖僧。弟子名揚難。誦此蓮花偈。數滿百餘千。
身壞口不壞。舌根如紅蓮。顱骨今不見。石函尚推焉。
粉壁有吳畫。筆彩依舊鮮。素屏有褚書。墨色時新乾。
名境與異跡。周覽無不殫。一遊五晝夜。欲去仍盤桓。
我本山中人。誤爲時網牽。率率使讀書。孱挽令做官。
既登文字科。又忝諫諍員。偃直不合時。無益同素餐。
以此自慙惕。戚戚常寡歡。無成心返盡。未老形骸殘。

今來脫簪組。始覺離憂患。及爲山水遊。彌得縱疎頑。
野麋斷羈絆。行走無拘攣。池魚放入海。一往何時還。
身著居士衣。手把南華篇。終來此山住。永謝區中緣。
我今四十餘。從此終身閒。若以七十期。猶得三十年。

竹牕

常愛輞川寺。竹牕東北廊。一別十餘載。見竹未曾忘。
今春二月初。卜居在新昌。未暇作廐庫。且先營一堂。
開牕不糊紙。種竹不依行。意取北簷下。牕與竹相當。
繞屋聲淅淅。逼人色蒼蒼。烟通杳靄氣。月透玲瓏光。
是時三伏天。天氣熱如湯。獨此竹牕下。朝迴解衣裳。
輕紗一幅巾。小簟六尺牀。無客盡日靜。有風終夜涼。

乃知前古人言事頗諳詳清風北牕臥可以傲羲皇

卯時酒

佛法讚醍醐。僊方誇沆瀣。未如卯時酒。神速功力倍。
一杯置掌上。三嚥入腹內。煦若春貫腸。暄如日炙背。
豈獨肢體暢。仍加志氣大。當時遺形骸。竟日忘冠帶。
似遊華胥國。疑反混元代。一性既完全。萬機皆破碎。
半醒思往來。往來吁可怪。寵辱憂喜間。惶惶二十載。
前年辭紫闥。今歲拋皂蓋。去矣魚返泉。超然蟬離蛻。
是非莫分別。行止無疑礙。浩氣貯胸中。青雲委身外。
捫心私自語。自語誰能會。五十年來心。未如今朝泰。
况茲杯中物。行坐長相對。

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韻

此和元作中多險音

送春君何在。君在山陰署。憶我蘇杭時。春遊亦多處。
為君歌往事。豈敢辭勞慮。莫怪言語狂。須知酬答遽。
江南臘月半。冰凍凝如瘧。寒景尚蒼茫。荷風已吹噓。
女牆城似竈。雁齒橋如鋸。魚尾上齋淪。草芽生沮洳。
律遲太簇管。日緩羲和馭。布澤木龍催。迎春土牛助。
雨師習習灑。雲將飄飄翫。四野萬里晴。千山一時曙。
杭土麗且康。蘇民富而庶。善惡有懲勸。剛柔無吐茹。
兩衙少辭牒。四境稀書疏。俗以勞俸安。政因閒暇著。
仙亭日登眺。虎丘時遊豫。尋幽駐旌軒。選勝廻賓御。
舟移溪鳥避。樂作林猿覩。池古莫耶沈。石奇羅剎踞。

水苗泥易搏。畚粟灰難鋤。紫葳抽出畦。白蓮埋在淤。
菱花紅帶黯。溫葉黃含菸。鏡動波颭菱。雪迴風旋絮。
手經攀桂馥。齒爲嘗梅楚。坐併船脚欹。行多馬蹄跣。
聖賢清濁醉。水陸鮮肥飫。魚鱸芥醬調。水葵鹽豉絮。
雖微五袴詠。幸免兆人詛。但令樂不荒。何必遊無侶。
吳苑僕尋罷。越城公尚據。舊遊幾客存。新宴誰人與。
莫空文舉酒。強下何曾筮。江上易優游。城中多毀譽。
分應當自盡。事勿求人恕。我旣無子孫。君仍畢婚娶。
久爲雲雨別。終擬江湖去。范蠡有扁舟。陶潛有籃輿。
兩心苦相憶。兩口遙相語。最恨七年春。春來各一處。

和李勢女

此但五叙

減一分太短。增一分太長。不朱面若花。不粉肌如霜。
色爲天下艷。心乃女中郎。自言重不幸。家破身未亡。
人各有一死。此死職所當。忍將先人體。與主爲疣瘡。
妾死主意快。從此兩無妨。願信赤心語。速卽白刃光。
南郡忽感激。却立捨鋒鋟。撫背稱阿姊。歸我如歸鄉。
竟以恩信待。豈止猜妒忘。由來机上肉。不足揮干將。
南郡死已久。骨枯墓蒼蒼。願於墓上頭。立石鐫此章。
勸誠天下婦。不令陰勝陽。

元稹

新唐書云稹字微之河南人幼孤母鄭賢而
文親授書傳九歲工屬文十五擢明經補校

書郎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當路者惡之出爲河南尉除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礪七刺史皆奪俸礪黨怒俄分司東都復論奏韓臯等會河南尹房式坐罪礪舉劾按故事追攝移書停務詔薄式罪召礪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礪不讓中人怒擊礪收面宰相以礪少年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曹久乃徙通州司馬改號州元和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礪尤長於詩與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

才子礪之謫江陵善監軍崔潭峻長慶初潭峻方親幸以礪歌辭數十百篇奏御帝大悅問礪今安在曰爲南宮散騎郎卽擢祠部郎中知制誥俄遷翰林學士裴度劾礪傾亂國政因出爲工部侍郎然眷倚不棄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逢吉構之罷宰相出爲同州刺史再暮徙浙東觀察使大和三年召爲尚書左丞俄拜武昌節度使卒年五十三全唐詩話云礪聞西蜀薛濤有辭辯及爲監察使蜀以御史推鞠難得見焉嚴司空潛知其意每遣薛往泊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滑

賦蛾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
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辭客多停筆箇箇
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
雲高後廉問浙東乃有劉採春自淮甸而來
容華莫比元贈詩曰新粧巧樣畫雙蛾謾裏
常州透額羅正面偷睛光滑笏緩行輕蹋破
紋波言辭雅措風流足舉止低迴秀媚多更
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卽羅噴之
曲也元在淞河七年因醉題東武有因循未
歸得不是憶鱸魚之句盧侍郎簡求戲曰丞
相雖不爲鱸魚爲好鏡湖春色耳謂採春也

本事詩云元相公稹爲御史鞠獄梓潼白尚
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
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忽憶
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
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
恩院裏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
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白有感夢記備記其
事

諭寶

水置白玉壺始見清皎潔珠穿股紅縷始見明洞澈
鑊卸無人淬兩刃幽壤鐵秦鏡無人拭一片埋霧月

驥跼環堵中骨附筋入節虬蟠尺澤內魚衆蛙同穴
舩艫無巨海浮浮矜濊涌棟梁無廣廈顛倒臥霜雪
大鵬無長空舉翮受羈縲豫樟無厚地危柢真確斲
圭璧無卞和甘與頑石列舜禹無陶堯名隨腐草滅
神功伏神物神物神乃別神人不世出所以神功絕
神物豈徒然用之乃施設禹功九州理舜德天下悅
璧用充傳璽圭用祈太折木尋豫樟幹九萬大鵬歇
棟梁庇生民舩艫濟來哲虬騰旱天雨驥騁流電掣
鏡懸姦膽露劍拂妖蛇裂珠生照乘光冰瑩環坐熱
此物比在泥斯言爲誰發於今盡凡耳不爲君陳說

寺院新竹

寶地琉璃坼紫苞琅玕踴亭亭巧於削一一大如拱
水碧林外寒峯巒眼前聳槎枒矛戟合屹仡龍蛇動
烟泛翠光流歲餘霜彩重風朝竿籟過雨夜鬼神恐
佳色有鮮妍修莖無擁腫節高迷玉鏃籜綴疑花捧
詎必太山根本自仙壇種誰令植幽壤復此依閒冗
居然霄漢姿坐受籓籓壅噪集倦鷗鳥炎昏繁蠖蠊
未遭伶倫聽非安子猷寵威鳳來有時虛心豈無奉

紅芍藥

芍藥綻紅綃巴籬織青瑣繁絲蹙金蕊高焰當爐火
剪刻彤雲片開張赤霞裏烟輕琉璃葉風亞珊瑚朶
受露色低迷向人嬌婀娜醜顏醉後並小女粧成坐

艷艷錦不如天天桃未可晴霞畏欲散晚日愁將墮
結植本爲誰賞心期在我採之諒多思幽贈何由果

遣春 四首

久雨憐霽景偶來隄上行空濛天色嫩杏森江面平
百草短長出衆禽高下鳴春陽各有分子亦澹無情
高屋童穉少春來歸燕多葺舊良易就新院亦已羅
俯憐雛化卵仰媿鵬無窠巢棟與巢幕秋風俱奈何
撩亂撲樹蜂摧殘戀房蕊風吹雨又頻安得繁於綺
酒盃沈易過世事紛何已莫倚顏似花君看歲如水
花陰莎草長藉莎閒自酌坐看鷺鬪枝輕花滿尊杓
葛巾竹梢挂書卷琴上閣沾酒過此生狂歌眼前樂

表夏 四首

百舌漸吞聲黃鸝正嬌小雲鴻方警夜籬雞已鳴曉
當時客自適運去誰能矯莫厭夏蟲多蜩蟬定相擾
翩翩簾外燕戢戢巢內雛啖食筋力盡毛衣成紫襦
朝來各飛去雄雌梁上呼養子將備老惡兒那勝無
西山夏雪消江勢東南瀉風波高若天灩澦低於馬
正被黃牛旋難期白帝下我在平地行翻憂濟川者
靈均死波後是節常浴蘭綵縷碧雲糝香杭白玉團
逝者良自苦今人反爲歡哀哉徇名士沒命求所難

酬劉猛見送用本韻

種花有顏色異色卽爲妖養鳥惡羽翮剪翮不待高

非無剪傷者物性難自逃百足雖捷捷商羊亦翹翹
伊余狷然質謬入多士朝任氣有愎戇容身寡朋曹
愚狂偶似直靜僻非敢驕一爲毫髮忤十載山川遙
爍鐵不在火割肌不在刀險心露山嶽流語翻波濤
六尺安敢主方寸由自調神劍土不蝕異布火不焦
雖無二物姿庶欲效一毫未能深感蹙多謝相勞勞
去去我移馬遲遲君過橋雲勢正橫壑江流初滿槽
持此慰遠道此之爲舊交

劉禹錫

新唐書云字夢得彭城人擢進士第登博學
宏詞科工文章爲監察御史時王叔文得幸

太子禹錫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
卽位朝廷大議祕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
宗元與議禁中所議必從擢屯田員外郎頗
憑藉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爲宗元所
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右庶子御史竇羣劾禹
錫挾邪亂政羣卽日罷韓臯素貴不肯親叔
文等斥爲湖南觀察使凡所進退視愛怒重
輕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憲宗立叔文
等敗禹錫貶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彞家喜
巫鬼每祠歌竹枝其聲傖俚禹錫謂屈原居
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

作竹枝十餘篇於是武陵彞俚悉歌之始坐
叔文貶者八人宰相哀其才且困將澡濯用
之會程异復起領運務乃詔禹錫等悉補遠
州刺史而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
罷禹錫久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詞多諷託
幽遠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數篇久之召還
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元都觀看花君
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出爲播州刺史詔
下御史中丞裴度爲言乃易連州又徙夔州
刺史由和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復作游元
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

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以詆權近聞
者亦薄其行俄分東都宰相裴度雅知禹錫
薦爲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爲蘇州刺史以政
最賜金紫服徙汝同二州遷太子賓客復分
司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
戶部尚書 本事詩云禹錫罷和州爲主客
郎中李司空罷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
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劉於席上
賦詩曰髮鬢梳頭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
司空見慣渾閒事斷盡蘇州刺史腸李因以
妓贈之 紀事云禹錫與樂天唱和號劉白

唱和集與裴度唱和號汝雒集與令狐楚唱
和號彭陽唱和集與李德裕唱和號吳蜀集
本事詩云禹錫有妓善歌時稱尤物李逢吉
請一見盛粧而往李伎四十餘人皆處其下
既入不復出劉惶歎爲詩投獻明日見李李
含笑曰大好詩遂絕

插田歌

連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樓適有
所感遂書其事爲俚歌以俟採詩者

岡頭花草齊燕子東西飛田塍望如線白水光參差
農婦白紵裙農夫綠蓑衣齊唱田中歌嚶嚶如竹枝
但聞怨響音不辨俚語詞時時一大笑此必相嘲嗤
水平苗漠漠烟火生墟落黃犬往復還赤雞鳴且啄

路傍誰家郎烏帽衫袖長自言上計吏年幼離帝鄉
田夫語計吏君家儂定記一來長安道眼大不相覷
計吏笑致辭長安真大處省門高軻我儂入無度數
昨來補衛士唯用筒竹布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

禹錫晚年與白傅友善詩筆文章時無在其右者常與禹錫唱和往來因集其
詩而敘之曰彭城劉夢得詩豪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
合應者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於視草視草
則興作興作則文成一二年來日尋筆研同贈和答不覺滋多太和三年春已
前紙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興仗醉率然口號者不在此數因而
命小姪龜兒編勒成兩軸仍寫二本一付龜兒一付夢得小兒崑郎各令收藏
附兩家文集 歲寒堂詩話云劉夢得李義山杜牧之三人筆力不能相上下
大抵工律詩而不工古詩七言尤工五言微弱劣雖有佳句然不能如韋柳王
孟之高致也夢得有韻義山多奇
趣牧之專事華藻此其優劣耳

登司馬錯古城

秦昭王命錯征五溪
蠻城在武陵沅江南

將軍將秦師西南莫遐服故壘清江上蒼烟晦喬木

續唐二體詩卷第二
登臨直蕭辰周覽壯前躅塹平陳葉滿墉高秋蔓綠
廢井抽寒菜毀臺生穉穀耕人得古器宿雨多遺鏃
楚塞鬱重疊蠻溪分詰曲留此數仞基幾人傷遠目
客有爲余話登天壇遇雨之狀因以賦之
清晨登天壇半路逢陰晦疾行穿雨過却立視雲背
白日照其上風雷走於內滉瀆雪海翻槎牙玉山碎
蛟龍露鬢鬣神鬼含變態萬狀互生滅百音以繁會
俯觀羣動靜始覺天宇大山頂白晶明人間已霧霈
豁然重昏斂渙若春冰潰反照入松門瀑流飛縞帶
遙光泛物色餘韻吟天籟洞府撞仙鐘村墟起夕靄
却見山下侶已如迷世代問我何處來我來雲雨外

姚合

新唐書云合陝州人崇曾孫也元和中進士
及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者遷監察
御史轉給事中奉先馮翊二縣民訴半羊使
奪其田詔美原主簿朱儔覆按猥以田歸使
合劾發其私以地還民歷陝虢觀察使終祕
書監

送張宗原

東門送客道春色如死灰一客失意行十客顏色低
住者旣無家去者又弗歸愁窮一成疾百藥不可治
子賢我且愚命分不合齊誰開蹇躓門日日同遊棲

子行何所之。切切食與衣。誰能買仁義。令子無寒饑。
野田不生草。四向生路岐。士人甚商賈。終日須東西。
鴻雁春北去。秋風復南飛。勉君向前路。無失相見期。

答竇知言

冬日易慘惡。暴風拔山根。塵沙落黃河。濁波如地翻。
飛鳥皆束翼。居人不開門。獨我赴省期。冒此馳轂轅。
陝城城西邊。逢子亦且奔。所趨事一心。相見如弟昆。
我慘得子舒。我寒得子溫。同行十日程。僮僕性亦敦。
到京人事多。日無閒精魂。念子珍重我。吐詞發蒙昏。
反復千萬意。一百六十言。格高思清冷。山低濟水渾。
嘗聞朋友惠。贈言始爲恩。金玉日消費。好句長相存。

倒篋別收貯。不與俗士論。每當清夜吟。使我如哀猿。

韓愈

新唐書云。字退之。鄧州南陽人。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中。進中書舍人。論淮西事。執

政不喜改太子右庶子裴度宣慰淮西奏愈
行軍司馬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
入禁中上表力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
死裴度崔羣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尋改袁
州召拜兵部侍郎鎮州亂詔愈宣撫愈歸轉
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以
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叅紳劾
愈愈以詔自解後復爲吏部侍郎卒年五十
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續世說云韓愈與
人交榮悴不易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
瞪然不顧穆宗以愈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

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之

南山

吾聞京城南茲維羣山圍

言羣山聚此

東西兩際海巨細難

悉究山經及地志茫昧非受授團辭試提挈挂一念
萬漏欲休諒不能粗敘所經觀嘗昇崇丘望戢戢見
相湊清明出稜角縷脈碎分繡蒸嵐相瀆洞表裏忽
通透無風自飄簸融液煦柔茂橫雲時平凝點點露
數岫天空浮脩眉濃綠畫新就孤撐有巉絕海浴寒
鵬囁已上敘南山大槩春陽潛沮洳濯濯吐深秀巖巒雖律率輒
弱類含耐夏炎百木盛蔭鬱增埋覆神靈日歛歛雲
氣爭結構秋霜喜刻轍磔卓立癯瘦言草木皆落山卓然獨立也參差

相疊重剛耿陵宇宙冬行雖幽墨水雪工琢鏤新曦
照危峨億丈恒高表明昏無停態頃刻異狀候已上敘四時變態
西南雄太白突起莫間遙藩都配德運唐土德太白在西南坤位故云配德運
分宅占丁戊逍遙越坤位詆訐陷乾竇空虛寒兢兢
風氣較搜漱朱維方燒日陰霰縱騰糅昆明大池非
去覲偶晴晝絲聯窮俯視倒側困清漚微瀾動水面
踊躍躁猱狄驚呼惜破碎仰喜呀不仆前尋徑杜墅
全蔽畢原陋崎嶇上軒昂始得觀覽富行行將遂窮
嶺陸煩互走勃然思拆裂擁掩難恕宥巨靈與夸娥
遠賈期必售還疑造物意固護蓄精祐力雖能排幹
雷電怯呵詬攀緣脫手足蹭蹬抵積癸茫如試矯首

塌塞生恂愁威容喪蕭爽近新迷遠舊拘官計日月

欲進不可又因緣窺其湫凝湛閱陰囂

秋懷詩云其下澄秋水有蛟寒可脅卽此也

魚蝦可俯掇神物安敢寇林柯有脫葉欲墮鳥驚救

爭銜鸞環飛投棄急哺鷄旋歸道迴睨達枿壯復奏

吁嗟信奇怪峙質能化質前年遭譴謫探歷得邂逅

初從藍田入顧盼勞頸脰時天晦大雪淚目苦矇眬

峻塗拖長水直上若懸溜褰衣步推馬顛蹶退且復

蒼黃忘遐睎所矚纔左右杉篁咤蒲蘇杲耀攢介冑

專心憶平道脫險逾避臭昨來逢清霽宿願忻始副

崢嶸躋冢頂倏閃雜颺颺前低劃開闊爛熳堆衆皴

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鬪或妥若弭伏或竦若驚雉

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湊或翩若船遊或決若馬驟
或背若相惡或向若相佑或亂若抽筍或嶮若注矢
或錯若繪畫或繚若篆籀或羅若星離或蕪若雲逗
或浮若波濤或碎若鋤耨或如賁育倫賭勝勇前購
先強勢已出後鈍嗔誼譎或如帝王尊叢集朝賤幼
雖親不褻狎雖遠不悖謬或如臨食案肴核紛飭餽
又如遊九原墳墓包榔柩或纍若盆罌或揭若甄豆
或覆若曝鼈或頽若寢獸或蜿若藏龍或翼若搏鷲
或齊若友朋或隨若先後或迸若流落或顧若宿留
或戾若仇讎或密若婚媾或儼若峨冠或翻若舞袖
或屹若戰陣或圍若蒐狩或靡然東注或偃然北首

或如火熇焰或若氣饋餽或行而不輟或遺而不收
或斜而不倚或弛而不敷或赤若禿鬣或燠若柴爨
或如龜拆兆或若卦分絲或前橫若剝或後斷若姤
延延離又屬夫夫叛還邁喁喁魚闖萍落落月經宿
閭閻樹牆垣嘯嘯架庫廡參參削劍戟煥煥銜瑩瑋
敷敷花披萼闌闌屋摧霤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
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大哉立天地經紀肖營腠
厥初孰開張僮俛誰勸侑創茲朴而巧戮力忍勞疚
得非施斧斤無乃假詛咒鴻荒竟無傳功大莫酬儻
嘗聞於祠官芬苾降歆嗅斐然作歌詩惟用贊報醜

遜叟曰詩道雖前後輩相推引李杜兩大家不會成就得一箇後輩來殊可惜
惟昌黎公有文章官位聲名任得此事公又實以作人迥後擔子一身肩承

稱其獎借後輩稱薦公卿間寒暑不避而會其時所曲成其業與其身名如孟郊李賀賈島其人者又皆間出吟手能借公翻闢新異換奪一世心眼傳後以故繼諸人而起者復燈燈相繼續不衰追頌公亦因不衰終唐三百年求文章家一大龍門非公其誰歸韓翃劉禹錫韋諷柳宗元六十一詩話云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發作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于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去徘徊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為譬如犬一作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爾爾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為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拘強而然二坐客皆為之笑 歲寒堂詩話云韓退之詩愛憎相過愛者以為雖杜子美亦不及不愛者以為退之於詩本無所得自陳無已輩皆有此論然二家之論詩俱過矣以為子美亦不及者固非以為退之於詩本無所得者談何容易耶退之詩大抵才氣有餘故能擒能縱顛倒崛奇無施不可放之則如長江大河瀾翻洶湧滾滾不窮收之則藏形匿影乍出乍沒姿態橫生變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蘇黃門子由有云唐人詩當推韓杜韓詩豪杜詩雄則杜詩之雄有可以兼韓之豪也此論得之詩文字畫大抵從胸臆中出于子美篤於忠義深於經術故其詩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俠喜神仙故其詩豪而逸退之文章侍從故其詩文有廊廟氣退之詩正可以太白為敵然三豪不並立當屈退之第三

秋懷十一首

秋懷十一首 文選詩體也唐人最重文選學公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文選弗論也獨於李邢墓誌曰能暗記論語尚書毛詩左傳文選而公詩如自許連城價傍砌看紅藥眼穿長訝雙魚斷之句皆取諸文選故此詩往 往有其體

牕前兩好樹眾葉光蕤蕤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已
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歎成坐起
天明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義和驅日月疾急不可恃
浮生雖多塗趨死惟一軌胡為浪自苦得酒且歡喜
白露下百草蕭蘭共凋悴青青四牆下已復生滿地
寒蟬暫寂寞蟋蟀鳴自恣運行無窮期稟受氣苦異
適時各得所松栢不必貴
彼時何卒卒我志何曼曼犀首空好飲廉頗尚能飯

學堂日無事驅馬適所願
茫茫出門路欲去聊自勸
歸還闕書史文字浩千萬
陳跡竟誰尋賤嗜非貴獻
丈夫意有在女子乃多怨

秋氣日惻惻秋空日凌凌
上無枝上蝸下無盤中蠅
豈不感時節耳目去所憎
清曉卷書坐南山見高稜
其下澄秋水有蛟寒可習
惜哉不得往豈謂吾無能
離離挂空悲感感抱虛警
露泣秋樹高蟲弔寒夜永
斂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
歸愚識蕤塗汲古得修綆
名浮猶有恥味薄真自幸
庶幾遺悔尤卽此是幽屏
今晨不成起端坐盡日景
蟲鳴室幽幽月吐牕罔罔
喪懷若迷方浮念劇含梗
塵埃情何候文字浪馳騁

尚須勉其頑王事有朝請

秋夜不可長秋日苦易暗
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
寒雞空在棲缺月煩屢瞰
有琴具徽絃再鼓聽愈淡
古聲久埋滅無由見真濫
低心逐時趨苦勉祇能暫
有如乘風船一縱不可纜
不如覩文字丹鉛事點勘
豈必求贏餘所要石與甌

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
鳴聲若有意顛倒相追奔
空堂黃昏暮我坐默不言
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前
問我我不應饋我我不餐
退坐西壁下讀詩盡數編
作者非今士相去時已千
其言有感觸使我復悽酸
顧謂汝童子置書且安眠
丈夫屬有念事業無窮年

霜風侵梧桐。衆葉著樹乾。空階一片下。瑋若摧琅玕。
謂是夜氣滅。望舒賈其團。青冥無依倚。飛轍危難安。
驚起出戶視。倚楹久汎瀾。憂愁費晷景。日月如跳丸。
迷復不計遠。爲君駐塵鞍。
暮暗來客去。羣囂各收聲。悠悠偃宵寂。疊疊抱秋明。
世累忽進慮。外憂遂侵誠。強懷張不滿。弱念缺已盈。
詰屈避語穽。冥茫觸心兵。敗虞千金棄。得比寸草榮。
知恥足爲勇。晏然誰汝令。
鮮鮮霜中菊。旣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爾生還不早。
運窮兩值遇。婉孌死相保。西風蟄龍蛇。衆木日凋槁。
由來命分爾。泯滅豈足道。

江漢答孟郊

江漢雖云廣。乘舟渡無艱。流沙信難行。馬足常往還。
淒風結衝波。狐裘能禦寒。終宵處幽室。華燭光爛爛。
苟能行忠信。可以居彞蠻。嗟余與夫子。此義每所敦。
何爲復見贈。繾綣在不諼。

縣齋有懷

白雲偶是出相詞

少小尚奇偉。平生足悲吒。猶嫌子夏儒。肯學樊遲稼。
事業窺臯稷。文章茂曹謝。濯纓起江湖。綴珮雜蘭麝。
悠悠指長道。去去策高駕。誰爲傾國媒。自許連城價。
初隨計吏貢。屢入澤宮射。雖免十上勞。何能一戰霸。
人情忌殊異。世路多權詐。蹉跎顏遂低。摧折氣愈下。

冷長信非罪侯生或遭罵懷書出皇都銜淚渡清瀾
身將老寂寞志欲死閑暇朝食不盈腸冬衣纔掩骼
軍書旣頻召戎馬乃連跨大梁從相公彭城赴僕射
弓箭圍狐兔絲竹羅酒炙兩府變荒涼三年就休假
求官去東洛犯雪過西華塵埃紫陌春風雨靈臺夜
名聲荷朋友援引乏姻婭雖陪彤庭臣詎縱青冥靴
寒空聳危闕曉色曜修架捐軀辰在丁鍛翮時方禱
投荒誠職分領邑幸寬赦湖波翻日車嶺石坼天罅
毒霧恒熏晝炎風每燒夜雷威固已加颶勢仍相借
氣象杳難測聲音吁可怕彘言聽未慣越俗循猶乍
指摘兩憎嫌睚眦互猜訝祗緣恩未報豈謂生足藉

嗣皇新繼明率土日流化惟思滌瑕垢長去事桑柘
斷嵩開雲扃壓潁抗風榭禾麥種滿地梨棗栽繞舍
兒童稍長成雀鼠得驅嚇官租日輸納村酒時邀迓
閑愛老農愚歸弄小女姪如今便可爾何用畢婚嫁

縣齋讀書

出宰山水縣讀書松桂林蕭條捐末事邂逅得初心
哀狷醒俗耳清泉潔塵襟詩成有共賦酒熟無孤斟
青竹時默釣白雲日幽尋南方本多毒北客恒懼侵
謫譴甘自守滯留媿難任投章類縞帶佇答逾兼金

新竹

筍添南階竹日日成清閼縹節已儲霜黃苞猶掩翠

出欄抽五六當戶羅三四高標陵秋巖貞色奪春媚
稀生巧補林併出疑爭地縱橫乍依行爛漫忽無次
風枝未飄吹露粉先涵淚何人可攜翫清景空瞪視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

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
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鉅鹿師欲老常山險猶恃
豈惟彼相憂固是吾徒恥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

南溪始泛 二首

南溪亦清駛而無檝與舟山農驚見之隨我觀不休
不惟兒童輩或有杖白頭饋我籠中瓜勸我此淹留
我云以病歸此已頗自由幸有用餘俸置居在西疇

困倉米穀滿未有旦夕憂上去無得得下來亦悠悠
但恐煩閭里時有緩急投願爲同社人雞豚燕春秋
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蹟羸形可輿致佳觀安可擲
卽此南坂下久聞有水石拖舟入其間溪流正清激
隨波吾未能峻瀨乍可刺鷺起若導吾前飛數十尺
亭亭柳帶沙團團松冠壁歸時還盡夜誰謂非事役

柳宗元

新唐書云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後徙
於吳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
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詞科爲監察御史裏
行善王叔文章韋執誼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

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湮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老勢難俱往卽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遊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謂功業可就旣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許其文曰雄深

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旣沒柳人懷之託言降於州之堂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禪室

發地結菁莪團團抱虛白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緣生窅然喧中寂心境本同如鳥飛無遺跡

筆墨閒錄曰不觀名篇知是禪室東坡詩話云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

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靜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澹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歲寒堂詩話云柳柳州詩字字如珠玉精則精矣然不若退之變態百出也使退之收斂而爲子厚則易使子厚開拓而爲退之則難矣意味可學而才氣則不可學也 遜叟云柳子厚汚王叔文黨坐貶荒遠不得昭雪以死惟范仲淹論之以爲子厚述作涉道非淺如叔文果狂甚必不交叔文人望輕然傳稱知書好論道其引劉柳等大事禁中如議罷中人兵權皆俱文珍輩又絕韋私

請欲斬支使劉闢意非忠乎會順宗病篤皇銜私恨揣憲宗意請監國而誅叔
文子厚輩名為黨人者豈復見雪史書因其成敗書之無所裁正耳此論亦怨
亦確然則韓誌柳墓何無一言為此事辯乎
日當愈時叔文未可原而其說尚未可盡也

田家三首

蓐食徇所務驅牛向東阡雞鳴村巷白夜色歸暮田
札札耒耜聲飛飛來鳥鳶竭茲筋力事特用窮歲年
盡輸助徭役聊就空自眠子孫日以長世世還復然
曾氏筆墨閒錄曰田家詩如雞鳴村巷
白里胥夜經過等句絕有淵明風味
古道饒蒺藜縈迴古城曲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綠
是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榆柳疎霜重梨棗熟
行人迷去住野鳥競棲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
今年幸少豐無厭餽與粥劉須溪云
無怨之怨

籬落隔烟火農談四鄰夕庭際秋蟲鳴疎麻方寂歷
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里胥夜經過雞黍事筵席
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東鄉後租期車穀陷泥澤
公門少推怨鞭朴恣狠籍努力慎經營肌膚真可惜
迎新在此歲唯恐踵前跡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詩眼云一段至誠潔淨之意參
然在前本未立意遣詞曲盡其

妙無毫髮
遺恨耳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閑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
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
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
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南澗中題

東坡云柳儀曹南澗詩憂中有樂蓋絕妙古今矣筆墨閑錄云南澗詩平澹有天工在與崔

策登西山詩上西山語奇故也

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須溪云子厚每詩起語如法更清峭奇整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遊。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與崔策登西山

崔字子符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度危橋。縈迴出林杪。西岑極遠目。毫末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迴窮兩儀際。高出萬象表。馳景汎頽波。遙風遞寒篠。

謫居安所習。稍厭從紛擾。生同胥靡遺。壽等彭鏗夭。蹇連困顛踣。愚蒙怯幽渺。非令親愛疎。誰使心神悄。偶茲遁山水。得以觀魚鳥。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

劉須溪云參差隱約可盡而不盡又云南澗落句猶有以自遣此懷似此殊可念

王建

郝天挺云建字仲穎川人大曆進士初為渭南尉歷祕書丞侍御史太和中出為陝州司馬從軍塞上弓劍不離身數年後歸卜居咸陽原上白居易授王建祕書郎制云勅太府祕丞王建太府丞與祕書郎品秩同而祿廩一今所轉移者欲職其宜而才適用也詩

人之作麗以則建爲文近之矣故其所著章句往往在人口中求之輩流亦不易得帑藏之吏非爾官也而翱翔書府吟詠祕閣改命是職不亦可乎可祕書郎

將歸故山留別杜侍御

有川不得涉有路不得行沈沈百憂中一日如一生錯來干諸侯石田廢春耕虎戟衛重門何因達中誠日月俱照曜山川異陰晴如何百里間開目不見明我今歸故山誓與草木并願君去丘阪長使道路平

張籍

籍字文昌和州人授祕書郎韓愈薦爲國子

博士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仕終國子司業劉放詩話云張籍樂詞清麗深婉五言律詩亦平淡可愛至七言詩則質多文少材各有宜不可強文飾

離怨

切切重切切秋風桂枝折人當少年嫁我當少年別念君非征行年年長遠途妾身甘獨沒高堂有舅姑山川豈遙遠行人自不返

祭退之

嗚呼吏部公其道誠巍昂生爲大賢姿天使光我唐德義動鬼神鑒用不可詳獨得雄直氣發爲古文章

學無不該貫吏治得其方三次論諍退其志益剛強
再使平山東不言謀所臧薦待皆寒羸但取其才良
親朋有孤稚婚姻有辦營如彼天有斗人可爲信常
如彼歲有春物宜得華昌哀哉未申施中年遽殂喪
朝野良共哀况於知舊腸籍在江湖間獨以道自將
學詩爲衆體久乃溢笈囊略無相知人黯如霧中行
北遊偶逢公盛語相稱明名因天下聞傳者入歌聲
公領試士司首薦到上京一來遂登科不見苦貢場
觀我性朴直乃言及平生由茲類朋黨骨肉無以當
坐令其子拜常呼幼時名追招不隔日繼踐公之堂
出則連轡馳寢則對榻牀搜窮今古書事事相斟量

有花必同尋有月必同望爲文先見草釀熟皆共觴
新果及異鮓無不相待嘗到今三十年曾不少異更
公文爲時師我亦有微聲而後之學者或號爲韓張
我官麟臺中公爲大司成念此委末秩不能力自揚
特狀爲博士始或升朝行未幾饗其資遂忝南宮郎
是事賴拯扶如屋有棟梁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莊
籍時官休罷兩月同游翔黃子陂岸曲地曠氣色清
新池四平漲中有蒲葍香北臺臨稻疇茂柳多陰涼
板亭坐垂釣煩苦稍已平共愛池上佳聯句舒遐情
偶有賈秀士來茲亦同并移船入南溪東西縱篙撐
劃波激船舷前後飛鷗鷺迴入潭瀨下網截鯉與魴

踏沙撥水蔬樹下。烝新杭日來相與嬉。不知暑日長。
柴翁攜童兒聚觀於岸傍。月中登高灘。星漢交垂芒。
釣車擲長線。有獲齊歡驚。夜闌乘馬歸。衣上草露光。
公爲遊谿詩。唱詠多慨慷。自期此可老。結社於其鄉。
籍受新官詔。拜恩當入城。公因同歸還。居處隔一坊。
中秋十六夜。魄圓天差晴。公旣相邀留。坐語於階楹。
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臨風聽繁絲。忽遽聞再更。
顧我數來過。是夜涼難忘。公疾浸日加。孺人視藥湯。
來候不得宿。出門每迴遑。自是將重危。車馬候縱橫。
門僕皆逆遣。獨我到寢房。公有曠達識。生死爲一綱。
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

公比欲爲書遺約。有修章。令我署其末。以爲後事程。
家人號於前。其書不果成。子符奉其言。甚於親使令。
魯論未訖注。手跡今微茫。新亭成未登。閉在莊西廂。
書札與詩文。重疊我笥盈。頃息萬事盡。腸情多摧傷。
舊坐盟津北。野窆動鼓鉦。柳車一出門。終天無迴箱。
籍貧無贈貲。曷用申哀誠。衣器陳下帳。醪餌奠堂皇。
明靈庶鑒知。髮髯斯來饗。

宛轉行

華屋重翠幄。綺席雕象牀。遠漏徵更疎。薄衾中夜涼。
爐氲暗徘徊。寒燈背斜光。妍姿結宵態。寢辟幽夢長。
宛轉復宛轉。憶君更未央。

張自本集序云公爲古風最善自李杜之後風雅道衰繼其美者惟公一人矣

白樂天讀其詩云張公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攻樂府辭舉代少其倫姚合讀其詩云妙絕江南曲悽情怨女詩古風無敵手新語是人知其為當時名士推服也如此

孟郊

郊字東野湖州人年五十擢調溧陽尉鄭餘慶為東都留守表為水陸運判官鎮興元表為參謀卒李翱薦郊於張建封云茲有平昌孟郊正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與李觀韓退之為友貞元十二年及第佐徐州張建封幕卒韋莊奏請追贈十餘人其一孟郊私謚曰貞耀

先生

遊子吟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苦寒吟

天色寒青蒼北風叫枯桑厚冰無裂文短日有冷光敲石不得火壯陰正奪陽調苦竟何言凍吟成此章

貢父詩話曰孟東野詩李習之所稱食薺腸亦苦強歌聲不歡出門如有礙誰為天地寬可謂知音今世傳郊集五卷詩百篇又有集號咸池者約三百篇其間語尤多寒澀疑向五卷是名士所刪取者東野與退之聯句詩宏壯博辯若不出一手王深父云退之容有潤色也許彥周詩話云韓退之謂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界蓋能殺縛事實與意義最難能知其難則可以論詩矣此所以稱孟東野也嚴滄浪云孟郊之詩憔悴枯槁其氣局促不伸退之許之如此何耶詩道本正大郊自為之艱澀耳歲寒堂詩話云退之於籍湜輩皆兒子蓄之獨於東野極口推重雖退之謙抑亦不徒然世以配賈島而鄙其寒苦蓋

未之察也郊之詩寒苦則信矣然其格致高古詞意精確其才亦豈可易得論詩文當以文體爲先警策爲後若但取其警而已則楓落吳江冷豈足以定優劣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之句東野集中未必有也然當退之大敵如城然聯句亦必困矣子瞻云浩然詩如內庫法酒却是上尊之規模但欠法才爾此論盡之

聞砧

杜鵑聲不哀斷猿啼不切月下誰家砧一聲腸一絕
柞聲不爲客客聞髮白白柞聲不爲衣欲令遊子歸

審交

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
君子芳桂性春榮冬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
莫躡冬冰堅中有潛龍翻唯當金石交可以賢達論

怨別

一別一迴老志士白髮早在富易爲容居貧難自好
沈憂損性靈服藥亦枯槁秋風遊子衣落日行遠道
君問去何之賤身難自保

長安早春

旭日朱樓光東風不驚塵公子醉未起美人爭探春
探春不爲桑探春不爲麥日日出西園祗望花柳色
乃知田家春不入五侯宅

賈島

新唐書云島字浪仙范陽人韓門弟子也初
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雒陽令禁僧午後
不得出島爲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

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
皆不之覺也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
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普州司倉叅軍遷司戶
未受命卒年五十六無子 紀事云島赴舉
至京騎驢賦詩得僧推月下門之句欲改推
爲敲引手作敲擊之勢未決不覺衝大尹韓
愈乃具言愈曰敲字佳矣遂並轡論詩久之
或云吟落葉滿長安之句唐突大尹劉栖楚
被繫一夕放之 外紀云島爲僧時居法乾
寺雒陽令不許僧午後出寺島有詩云不如
牛與羊猶得日暮歸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

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于島案上取詩覽之
島攘臂睨之曰郎君何會此耶遂奪取詩卷
帝慚下樓去旣而島知之亟謝罪乃賜御札
後除爲長江簿 全唐詩話云浪仙能詩獨
變格入僻以矯艷於元白久不第吟病蟬之
句以刺公卿或奏島與平曾等爲十惡逐之
大中末授遂州長江簿又云晉公度初立第
街西興化里鑿池種竹起臺榭島方下第或
以爲執政惡之故不在選怨憤題詩曰破却
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
風起荆棘滿庭君始知皆惡其不遜

戲贈友人

一日不作詩。心源如廢井。筆硯為轆轤。吟詠作縻綆。朝來重汲引。依舊得清冷。書贈同懷人。詞中多苦辛。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為窮苦之詞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堪織能得幾何又其朝飢詩云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飢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此歐公語雖近謔寫二子窮態頗盡方秋崖曰賈浪仙產寒苦地立心亦苦如不欲以才力氣勢掩奪情性特於事物理態毫忽體認深者寂入峻者迥出不但人口數聯於劫灰上冷然獨存尋咀餘篇芊蔥佳氣瘦隱秀脈其妙一一徐露無可厭敦

望山

南山三十里。不見踰一旬。冒雨時立望。望之如朋親。虬龍一掬波。洗蕩千萬春。日日雨不斷。愁殺望山人。天事不可長。勁風來如奔。陰霾一以掃。浩翠瀉國門。

長安百萬家家家。張屏新誰家。最好山我願為其鄰。

投孟郊

月中有孤芳。天下聆薰風。江南有高唱。海北初來通。容飄清冷餘。自蘊襟抱中止息。乃流溢推尋却冥蒙。我如雪山子。渴彼偈句空。必竟獲所實。爾焉遂深衷。錄之孤燈前。猶恨百首終。一吟動狂機。萬疾辭頑躬。生。平。面。未。交。永。夕。夢。輒。同。敘。詰。誰。君。師。詎。言。無。吾。宗。余求履其跡。君曰可但攻。吸波腸易飽。揖險神難從。前歲曾入洛。差池阻從龍。萍家復徙趙。雲思長縈嵩。海剷每可詣。長途追難窮。願傾肺腸事。盡入焦梧桐。

感秋

續唐三體詩卷第二
商氣颯已來。歲華又虛擲。朝雲藏奇峯。暮雨灑疎滴。
幾蜩嘿涼葉。數葦思陰壁。落日空館中。歸心遠山碧。
昔人多秋感。今人何異昔。四序馳百年。元髮坐成白。
喧喧狗聲利。擾擾同轍跡。儻無世上懷。去偃松下石。

續唐三體詩卷第二終

